

长篇小说《萍踪系列》第三部

出水芙蓉笑

杨觉
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第 一 章	新的生活	(1)
第 二 章	春天降临	(17)
第 三 章	送 别	(28)
第 四 章	寻师访友	(40)
第 五 章	转 业	(52)
第 六 章	走向忠诚	(65)
第 七 章	抗美援朝	(75)
第 八 章	友情长存	(86)
第 九 章	幸福时刻	(93)
第 十 章	炎热的夏天	(105)
第 十 一 章	无情与有情	(118)
第 十 二 章	逼 婚	(128)
第 十 三 章	亲人们	(139)
第 十 四 章	喜相逢	(150)
第 十 五 章	穷欢乐	(161)
第 十 六 章	惊弓之鸟	(174)

第十七章	坠入深渊	(181)
第十八章	谁来拯救	(188)
第十九章	念念慈母恩	(202)
第二十章	何处安身	(213)
第二十一章	过 年	(224)
第二十二章	信	(235)
第二十三章	忧 患	(251)
第二十四章	心 祭	(261)
第二十五章	迎 春	(268)
第二十六章	慰忠魂	(278)
第二十七章	娘的希望	(290)
第二十八章	金不换	(301)
第二十九章	放声歌唱	(311)

第一章 新的生活

吴碧芳站在讲台上，忐忑不安地望着眼前这几十个可爱的学生，心里泛起一种难以言表的感情。我能教好他们吗？要教不好，岂不误人子弟？当她刚刚进入教室的那一刻，同学们全体起立，问声：“老师好！”让她激动得几乎落泪，她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爱，这样受人尊敬。从一个高贵的官太太，一下子变成了人民教师，这个变化太大了！她想，过去那种受人尊敬，是在金钱、权势的诱惑下得到的。今天这种受人尊敬，才是发自内心的，是为人民做好事得到的。这种尊敬激励她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好好教他们。不然，我愧对他们对我的敬爱。

吴碧芳怀着这种激动的心情对同学们说：“同学们，我姓吴，叫碧芳。往后，我们是朋友，希望你们用心听课，我教的有不对的地方，请你们指出来，有什么难题，也请随时问我。当初我学英语的时候，就是和老师面对面的学，对着脸教……”说到这儿，脑子里突然显现出那位教她英语的英国老太太。这才叮嘱自己：那是家庭教师，现在是在课堂……“同学们，打开课本，今天，从学字母开始。我念一句你们跟着念。”便拿起粉笔，先在黑板上写了“A B C D”几个字母。领着学生们念。之后，让同学们练写。心说：英国老太太怎么教我，我怎么教他们。

这一天，她觉得好累。从未这么一个小时、一个小时地站着，加上不停地讲，不停地写，口干舌燥，腰酸腿疼。可是心里特别痛快。这种愉快是从未有过的。自己也知道：在过去的那个时代，也不可能会有这种愉快。荣和辱，在她来说，是十分明白的。现在，她才亲身

感受到，什么叫作妇女解放！

她就是带着这种兴奋和愉快回到了家。

吴碧芳进了家门，赵妈急忙出来接过自行车：“我的小姐，累坏了吧？”

吴碧芳立刻摆手：“怎么还叫小姐！”

“哟，那我叫您什么呀？”

“叫名字！”

“那怎么行！”

“叫同志！”

“哟，您可真行！”

吴碧芳说：“这不是解放了嘛！大家都是同志。”

说着，到了屋里，赵妈忙给她打洗脸水，帮她脱外衣。吴碧芳一谢绝：“这些也该我自己办啦，咱们都得改改。”

赵妈不解地说：“解放了，就不让我伺候您啦？不能吧？自己家里人都不许谁疼谁啦？”

吴碧芳不言语。待到吃完了饭，她才拉住赵妈的手，坐在她身边：“咱们好好说会儿话吧。”

赵妈感到吴碧芳今儿心里有事。便给她先沏上杯茶，端到她面前。吴碧芳不同寻常地说：“你也沏上一杯，咱们一边喝一边说。”赵妈不好意思，又感到不遵命小姐心里准不痛快，只好遵命。给自己也沏上茶，坐在吴碧芳侧面的椅子上。吴碧芳伸手拉她坐在沙发上，和自己亲近亲近。赵妈越发感到吴碧芳心里有话，不知道她要说什么。

吴碧芳自从降生三天，就吃赵妈的奶长大。待到知道爸爸将亲娘送入济良所，她的内心对赵妈就像对待亲娘。只是家规和礼俗的约束，二人还是主仆相称。现在解放了，一切都要跟着改变。她拉着赵妈的手，亲切地说：“如今，家里就剩下你和我。我是从娘肚子里出来就吃你的奶，没有你，我就养不大。这么多年，你把我抚养长

大成人，和我的亲娘一样。虽说我没有叫你一声娘，可我心里对你就和对娘一样。如今社会变了，我们不能再那么主仆是的。你就是我的干娘！……”

赵妈不等她往下说，急忙截住说：“这怎么行！”

吴碧芳拍拍她的手：“我问你：我从小是不是吃你的奶长大的？”

“是。”赵妈点点头，“那不是为了挣钱嘛！”

吴碧芳问：“这么多年你不但抚养我成长。还把我那亲娘的事告诉了我。这一件，就够我跪在地上叫你一声娘啊！只是那时候爸爸的家规让我不能叫你。可我心里……”说着，吴碧芳的眼泪就流下来了。

赵妈见吴碧芳动情，便叫一声：“小姐……”就被吴碧芳的手把嘴堵上。赵妈立刻改口：“我叫惯了，往后咱们改，你就叫我老大姐吧！”

吴碧芳抹下泪水：“过去，我说什么你都是言听计从，这件事，你也听我的。让我憋了多少年的心愿了吧！”

赵妈见她真心实意。心想，不照她的办，怕她难过得憋出了病。便说：“要不就叫大妈？”

吴碧芳急了：“我是吃你奶长大的！”

赵妈无奈，忙劝：“您别生气呀！就照您说的办吧。”

吴碧芳这才脸色变得温和。拉拉赵妈的手又说：“我还得给你起个名字，不能再叫赵王氏。新社会了，就得新规矩，女人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，这多不公平！”

赵妈听着高兴。便说：“我爸给我起过一个名字叫赵金花，出嫁了就叫赵王氏。名字没人叫啦！”

吴碧芳说：“赵金花有点俗，我给改个名，叫赵伴芳。意思就是你伴着我，咱们俩同生死共命运！”

赵妈一听高兴地点头：“好哇！”

吴碧芳深情地说：“如今，张大财他们都去工厂了，剩下咱们俩不就相依为命了！”

赵妈说：“我还是那句话：舍命陪君子！要有二心，让我不得好死！”

“别这么说！干娘！”吴碧芳激动得又流泪。

赵妈被这一声干娘叫得心里扑腾一下子，把吴碧芳紧紧抱在怀里：“叫我怎么承受得了！”说着，不管不顾地用手掌去抹吴碧芳的泪水。之后才想起怎么忘了用手绢。她也不怪我啦！又安慰了几句。问：“现在这日子变了，我也不懂新鲜事，您说我该做什么吧？”

吴碧芳沉了沉，就说：“你看，幸亏我做了这件列宁服。要不，真没有合适的衣服去上班。”说着，用手抻了抻衣襟。“箱子里、柜子里的那些衣裳都不时兴了。你想法子给我做几身现在人们穿的衣服。要不然，走不到人群里。”

赵伴芳说：“我先找找，能改的改改。不能改，还是请那裁缝来做两身新的。您看好不好？”

吴碧芳点头说：“都要布料的。”

“那是。”赵伴芳答应着就去备饭。“教了一天书怪累的，先喝点茶，我去做饭。”说着，转过身去又补了句：“往后，这山珍海味得少吃，吃家常饭吧！”她也好像丢掉了什么似的，不无遗憾地去了。

刚吃完饭，爸爸来电话了。吴碧芳亲亲地叫了声：“爸爸”吴敬庵听女儿这声爸爸叫得和从前不一样。声音里包含着一种随着社会的变化，父女之情更深更浓了。便问：“今儿去学校上课啦？”

吴碧芳说：“去了。”

“感觉怎么样？能教吗？”

“您当年给我请的那英国老太太教的英文，今儿有用了！她怎么教我，我怎么教学生！”

吴敬庵听了很兴奋：“真没想到，当时你学了英文，多少年也没

用。今儿对你有用了！太好啦！你就好好教学生吧。别误人子弟。累吗？”

吴碧芳说：“我哪儿这么站过。一站45分钟，怎么不累？不过，我到底能自食其力啦！往后不再跟您要钱花啦！”

吴敬庵夸赞：“好！这才有出息！真正解放啦！不过，爸爸的钱还是给你花——不给你给谁？”

吴碧芳本想说：“给你小老婆呀！”却不好张口。只说：“您留着吧。现在解放了，对资本家不知道怎么办呢？您等等瞧吧！”

吴敬庵说：“政府倒是给我们开会了，让我们不要怕，该怎么经营还怎么经营。只是劳资关系要调整。我也想啦，实在不行，我把买卖都给国家得啦！”

吴碧芳问：“国家要吗？”

吴敬庵笑笑说：“我是这么想……你哪天来看看我？有了工作可别累坏了身体。我还真不放心。”

吴碧芳亲切地答道：“您甭惦记我。我心里痛快着呢！”

晚上，刚刚掌灯，张大财和侯头儿来了！

赵伴芳开开街门，惊异地：“这哥儿俩作伴儿来啦！”

张大财和侯头儿齐声叫了声：“老大姐，我们来看小姐！”

赵伴芳说：“你们还算念旧情。有良心！”

张大财陪笑说：“您真把我们看扁啦。咱们可不是过河拆桥的人！”

侯头儿也说：“没有小姐救济，我早去了乱葬岗子啦！”

赵伴芳说：“咱们都得有情有义。走，小姐刚吃完饭。见了你们一定高兴。”说着，插上街门，就奔里院。没等走到屋门，吴碧芳就站起来，赵伴芳就领他们二位进来。刚说：“小姐……”就被吴碧芳瞪了一眼。赶紧改口说：“大财和侯头儿看您来啦！”

张大财和侯头儿先深深地向吴碧芳鞠了一躬，大财先说：“小

姐，您好哇？早该来看您。就是刚上工，活儿忙，抽不出工夫。今儿，我们俩才约好了来看您。”侯头儿一向不爱说话。只说：“我来谢谢小姐，这些年没您的搭救，我活不到今天！”

显然，吴碧芳再不是以主人的身分对待他们。急忙客气地请他们坐在沙发上。二人却不好意思地坐在窗前的椅子上：“小姐，您待我们别像客人，还跟从前一样。我们永远是您的下人。”

吴碧芳诚恳地摆手：“别这么说，现在解放了，新社会就有新社会的规矩。我不再是小姐，你们也不再是下人。已经变成社会的主人。今后，我也自食其力。希望你们别再称呼我小姐。咱们都是同志……”

张大财和侯头儿疑惑地互相看了一眼。吴碧芳站起来，走到茶几前去拿茶壶，要给他们二位沏茶。赵伴芳忙跑过去：“我来，我来！您跟他们说话吧！”

张大财和侯头儿受宠若惊地站了起来：“小姐，您可千万别拿我们当客人！”

赵伴芳捧着茶壶去沏茶：“您还真拿他们当客人啦！”说着，沏茶回来，给二位一人一杯。张大财和侯头儿站起来鞠躬。赵伴芳却说：“二位成了工人，当家做主了。好好干吧！比我强。就是一样，到什么时候也不能说小姐包削（剥削）你们！切记住！”

张大财惊恐地说：“那不成狼心狗肺啦！”侯头儿跟着说：“那还算人！”

吴碧芳听他们坦言相告，心里着实有一种家境解体的悲伤。原来这个家是那么热乎，我虽有钱，并不虐待他们。把他们视为家人，关系融洽。如今，他们都走了，进了工厂，也该让他们有个可靠的归宿。政府对工人予以优厚待遇，总比在我这儿强上百倍。便问：“你们二位在工厂干什么？”

张大财说：“我是在一家机械厂当搬运工，什么技术不会，只能卖力气。”

侯头儿说：“政府看我岁数大点儿，给我找了个看大门的工作。倒是不累，我虽不伺候您啦，往后有什么让我办的，您只管说话。”

大财也说：“您这儿还是我们的家。永远忘不了您的恩情！”

赵伴芳紧跟着说：“这就对啦！咱们不是一个姓，可是一家人哪！”

张大财和侯头儿频频点头：“那是！亲不亲，心里分。”

吴碧芳说：“我是资本家小姐。又是个太太。过去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请你们多担待吧！”

“小姐，您这话可就远啦！往后您待我们还和从前一样。报恩还报不来呢。”张大财和侯头儿诚恳地表明心意。

吴碧芳不再说这些，便问起他们现在的工作、生活得怎么样？

张大财说：“我进了工厂，我媳妇也有了活儿干。在一个小工厂给工人们做饭。孩子们都上学念书啦！一家人挺好。”说着，提醒吴碧芳一件事：“您还记得我那个打了日本兵的弟弟二财吗？”

吴碧芳连说：“记得。”

张大财说：“从您救了他，逃出城去当了八路军。现在跟着南下工作团走啦！当了干部。多亏了您哪！……”说时，脸上充满感激之情。

吴碧芳也高兴地笑着：“太好啦！出去就有了出息！”

侯头儿说：“要不，怎么我听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说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！’就掉眼泪呢！”

吴碧芳说：“从今往后，咱们都好好工作。我也不当小姐了。教书去啦！和你们一样，为人民服务！”

侯头儿看一眼赵妈：“大姐就陪着小姐多费心啦。我们哥儿俩随时会来看您。”

赵伴芳这才纠正侯头儿：“往后不许叫小姐啦！叫同志！”

侯头儿愕然，不住地摇头。

张大财也摇头：“这可叫不惯。”

吴碧芳却说：“新社会了，新称呼。你不听街上的人们都改叫同志啦！这比叫小姐亲近多啦！”

张大财和侯头儿好像醒悟了一样，点了点头。两个人又坐了一会儿，连连叮嘱赵妈：“往后小姐有什么要我们卖力气的，您可千万叫我们！”说完，便向吴碧芳告辞。本想再叫一声小姐，也没好意思叫出口。深深鞠了一躬，退了出来。

张大财和侯头儿由赵伴芳陪着走到院里。侯头儿不无留恋地指着他们曾经住了几年的宿舍，心里阵阵凄凉。对大财说：“咱们走吧，那屋子也冷啦！”

张大财说：“往后看吧！说不定咱们还能来伺候小姐！”

赵伴芳说：“怕是没那一天啦！你们都成工人阶级啦，当家做主了，还能伺候人！”

三个人在街门口，张大财和侯头儿向赵伴芳再次话别：“过些日子我们再来看望您和小姐！”

赵伴芳回到屋来，心里总还想着一个人，就是马宁远。见吴碧芳去书房备课，便跟进来，茶端到吴碧芳面前，说了句：“马先生该来啦！”

吴碧芳说：“他忙着接收，一定很忙……”说时，心里好一阵翻滚。这番心动不仅是想见马宁远，还深深想念着她那没有离婚，却又几年不见的丈夫朱智达。待到赵伴芳走出书房，她长长地叹了口气，仰头看着墙上挂的胡琴、两个人的结婚照片，两眼湿润了。由此，忽然想起了校长交给的登记表还没填。就因为他，不知怎么填好，才误了几天。现在，她提起笔，一栏一栏地仔细看了又看，心说，我该怎么填呢？想想还是照着实情填，家庭成员一栏里只有填写“丈夫朱智达”。范立本，那不是正式夫妻！虽然谁都知道我是军长太太……想到这儿，脸发烧了。悔意骤然泛起，唉了一声：“我怎么这么糊涂！校长要问，我可怎么回答？”

她硬着头皮，勉强填好了表，往书本里一放，对赵伴芳说了句：

“咱们睡觉吧！”便进了寝室。

第二天，吴碧芳把登记表交给校长。校长一栏一栏往下看，看到家庭成员一栏，心里疑问：听说她是国民党军长的姨太太，怎么丈夫叫朱智达？还是个人民解放军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便问：“您的丈夫在人民解放军哪个部队？现在什么地方？还有，您的父亲吴敬庵先生在京经商，您的母亲宋小倩，怎么是农民？怎么不在北京？难道……”

吴碧芳昨天夜里就估计到了，这张表一交，肯定校长要问这几个问题，便拿定主意，一点儿也不隐瞒。对校长痛痛快快地说：“我猜您就得问。你要有时间听，我就把实情全部告诉您！”

校长见吴碧芳毫无顾忌。心说：这个人倒是满痛快！便说：“你扼要地说说就行啦。”

吴碧芳坦然地完全像一个新上学的小学生，向老师背诵课文一样，诉说自己的家史。

“我从生下来，第三天就离开了亲娘！……”

校长听得奇了。像听评书一样，开场白就是个大扣子。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娘是个唱大鼓的，我爸爸想要个儿子，把我娘从天桥娶来，可是没进家门。他存心不善，想的是：我娘生了儿子再接她进家，要是生了女儿，就把她送进济良所。果然，生下我来，我爸爸把我娘送进了济良所。从此，我和亲娘断开，由奶娘养大，就是我表上填的干娘赵伴芳！……”

“噢！”校长同情地点了点头。“后来呢？”

吴碧芳说得兴奋起来。把自己的身世，一段一段地往下讲。直说到为何与范立本同居，后来又如何与朱智达结婚，仔仔细细地说给校长听。校长像听一部传奇故事，听得津津有味。直到吴碧芳说到欢迎解放军入城式时，亲眼看见朱智达。便问：“你没有找他？”

吴碧芳到了这时，脸上才泛起一片愁云，哀叹地说：“您替我想

想，我和范立本又同居了，怎么好意思去找他？可是，他是我真心真爱的丈夫！……”她说不下去了，双手捂住脸颊低泣。

校长也是个女性，对吴碧芳的这种境况深表同情。心说：“这也是旧社会给她带来的不幸。现在，她也解放了！”便劝慰她：“吴老师，别难过。我支持你，想法找到你丈夫，一定能找到！我相信，他是解放军，受党的教育，会理解你！原谅你！今后，思想上有什么疙瘩，再来找我。别难过啦！先上课去吧！”

吴碧芳听校长这几句安慰话，心里感到领导上理解了自己，不敢再哭，怕让学生看出来，便擦擦眼泪去准备讲课。

星期天，马宁远来了。刚进大门，赵伴芳就高兴地一拍巴掌：“可把您盼来啦！”

马宁远说：“来看看大姐！”

吴碧芳听出是马宁远的声音，急步走出屋门：“宁远，正盼你来呢！快屋里坐。”她把马宁远拉到自己身边，面对面地坐在沙发上：“知道你忙，我还是盼你来。近日松快点了吧？”

马宁远不住地抱歉：“实在太忙啦。星期日也不休息。今儿放假，我就快来看看您。到学校教书能适应吗？”

吴碧芳说：“刚去的头一天不习惯，站得两条腿酸疼。现在好了。这和从前比，大不一样！我也该自食其力。该解放啦！”

马宁远笑了笑：“大姐，您还进步挺快！想想您去张家口华北联大那一次，和现在大不一样！”说着，看一眼她那身列宁服，心说：那时候叫她穿绝不会穿。

赵伴芳像往日一样，给马宁远端上一杯新茶：刚叫了一声“马同志”，吴碧芳就笑了。马宁远也觉得她这声称呼的改变，反映了她的思想也在转变。便说：“您看我变得怎样？”说着，站起来让她端详。赵伴芳说：“那时您穿的不是学生装就是大褂，现在是干部服啦！您穿什么也是正牌。我们是副牌！”说时，咯咯直笑。

吴碧芳说：“我也不再叫她赵妈了。从小把我奶大成人，亲娘一般。现在叫她干娘，我心里也好受。”

马宁远说：“应该，我也该叫您大妈啦！”

赵伴芳羞愧地忙说：“别！那怎么敢当？”说完，就退下去了。

吴碧芳和马宁远继续叙说自己的工作和生活。更多地是吴碧芳向马宁远介绍自己的感受。她说：“我从前净享受了，和范立本同居，是想借他的势力寻找我娘，可是让他拿我当花瓶玩弄了！”显然，她在忏悔。马宁远不好说什么。只听她往下讲。

吴碧芳接下去说：“那头一次上课，学生们站起来欢迎，叫了一声‘老师好！’我这心里扑腾了半天。让我一下子想起，从前军官们对我的奉承，那是虚情假意，是借范立本的势力换来的。现在可不一样，是我自己挣来的，是学生们对我真心地尊重。它比过去那种受人尊敬要值钱得多！你说呢？”

马宁远连连点头：“当然！”

吴碧芳又说：“现在，我学习了《为人民服务》才明白，我教书也是为人民服务。觉得活得比从前有意义了，不是养尊处优混日子啦！怪不得你们早早参加了共产党！去张家口时，我还糊涂着哪！还是那句话——往后还得多多点拨着我点儿！”

马宁远郑重地答应：“您帮我们做了那么多工作，不会忘记您的功劳。在建设新中国的土地上，也有您的汗水。”

吴碧芳赶紧用手捂脸：“可羞死我啦！”

马宁远非常郑重地说：“我就是证人呢！”

吴碧芳还是摆手。接着，她却想起一件事，问马宁远：“宁远，我家里还有一只手枪，怎么办？交公安局吧！”

马宁远问：“是不是打死特务季栋梁的那只？”

“就是。”吴碧芳说时站起来去寝室，不一会儿，就托着那手枪出来：“你看！”交给马宁远。

马宁远接过手枪，欣喜地看着这只崭新的手枪闪闪放着蓝光。

翻过来翻过去抚摸着。脑子里闪现着几个月前，他和田建同志搭救吴碧芳，击毙特务季栋梁的情景。便说：“我交给田建同志就行啦！”

吴碧芳一听田建这个名字，便问：“田先生还教书吗？”

马宁远笑着告诉吴碧芳：“那是隐蔽的身分。其实，他是我们地下党的领导人，现在就在公安局工作，任纠察总队的总队长！”

“噢！”吴碧芳又是一次惊喜。问：“小骡子呢？”

马宁远说：“他也在公安局工作。过些日子抽空也会来看您！”

吴碧芳说：“我是资产阶级，他还能来看我？”

马宁远对吴碧芳微笑：“别这么想好不好。您不是帮他好大忙吗？他对我说过，吴大姑对我太好啦！再说，您现在是人民教师，不是资产阶级。吴老先生也是团结对象啊！”

话说到这儿，吴碧芳就提起那张登记表。“宁远，前几天校长叫我填了张登记表。在家庭成员栏里我填的是智达。你说该填不该填？”

“该填。”

“我这心里总是烦恼……”吴碧芳痛苦地低下了头。

马宁远知道她在想什么。静静地望着她那剪短的烫发，心说：她要跟着时代的脚步前进，对过去的生活自然产生痛苦的追悔。

吴碧芳抬起头来继续说：“要不是智达骗我，说他在五台山出家，我怎么会又和范立本同居？！现在，我成了什么人？丈夫不像丈夫，妻子不像妻子。尽管我和范立本已断了关系，谁又相信？！往后……”又说到了伤心处，忍不住在这位患难的老友面前哭泣起来。

马宁远非常理解吴碧芳这种内心隐痛。便劝吴碧芳：“大姐，别难过，我一定想办法找到智达，过去的事不能全怪您，不管怎么样，范立本给您找到了亲娘，和他的那一段就算过去了。我想：智达要是知道寻到了老伯母，他也会谅解您。在他和您离别的三年里，您帮助我们地下党工作，我可以作证。就这一点，智达更会理解您。我寻到他时，他自然会来和您团聚。我想，他也许不在北京。要在北

京，早就露面了。说不定随部队南下了……”

马宁远这番话，说得有理有情。让吴碧芳面前的那层灰蒙蒙的面纱垂落下来，看到了新社会的新思想，新面貌。让她又对自己的人生，有了新的希望。便恳切地对马宁远说：“真要是有了智达的准讯儿，我跪在他的面前求他饶恕！”说时，两颗豆大的泪珠滚了下来。

马宁远一再劝慰吴碧芳，才止住了哭泣对马宁远说：“真要见到他，你就说，我对不起他，愿意离婚，愿意独自平静地生活、工作。新社会了，我能好好教书，也就心满意足了！还有什么奢望呢！”

马宁远还是劝：“大姐，您就听我的。找到了智达，我一定立刻告诉您，到那时再说吧。好吗？”

吴碧芳哀哀地说：“好！”

马宁远又和吴碧芳说了会儿话。吴碧芳请马宁远在各方面多帮助。马宁远满口答应，然后告辞。临走，把他的地址留给吴碧芳：“有急事您到这儿找我。”

马宁远走后的一个星期日，吴碧芳家来了一位警察。赵伴芳开开街门，微微躬身：“您查户口？”

警察笑了。赵伴芳听着声音好熟，瞪大眼睛仔细打量，那警察把帽子一摘，挺直胸膛立正，让她辨认。赵伴芳认出来了：“这不是臭骡子吗！”

小骡子哈哈大笑：“我给您请安啦！”说着，把右手举到帽沿上喊声：“敬礼！”

赵伴芳赶紧拉他进来：“你可变啦！长高了！胖啦！真长出息啦！”说着关上大门：“小姐可想你啦！”

小骡子说：“我实在抽不出工夫来。”说着，随赵伴芳疾步往里走。赵伴芳嘱咐他：“见了小姐，千万别叫小姐！”

“那叫什么？”

“叫同志!”

“行! 小姐变同志啦!”

“她当老师教书去啦! 更是同志啦!”

小骡子一进门,对着吴碧芳规规矩矩地立正敬礼。吴碧芳见警察进来,原以为是查户口的。见他敬礼,立刻就想起马宁远告诉她的:“小骡子在公安局工作了”的话,定睛看看,像是小骡子,可是比那时长高了,也胖了,成了大人了,便问:“是骡子吧?”

小骡子立刻叫了声“大姑!”急走两步到了吴碧芳面前:“早想来看您,就是抽不出身。您别怪我。”

“来了就好。”吴碧芳拉他坐在沙发上,惊喜地说:“共产党真是把你培养好了! 要不然,还在旧社会,你还不是流落街头……”

小骡子说:“要不是马大叔和朱大叔救了我,早喂狗啦!”

小骡子这句话,一下子又勾起了吴碧芳的心事。心说:一提起智达,我这心好疼! 两眼有点泛红。小骡子一看,吴碧芳一时没话,可就说:“朱叔叔也该有讯儿啦!”说时,又看一眼赵伴芳。赵伴芳向他挤挤眼,却说:“你马叔叔说去打听打听,说不定随部队去了南方……”

小骡子明白了。便说:“我也挺想他! 我想法子找找。”对吴碧芳说:“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。部队的任务更重。也说不定全国都解放了,朱叔叔就回来啦! 您就安心等等吧!”

吴碧芳听着他的话,又爱听,又扎心。心想:他还是个孩子,不好和他多谈这种事。便岔开问:“你在公安局干什么工作?”

小骡子说:“我在前门派出所,管户口,现在正忙封闭妓院的事,把那些妓女都集中起来,给她们治病,进行教育,安排工作……事可多啦! 忙得头昏脑胀。要不,怎么今儿才来看您呢!”

“听马叔叔说,田建同志也在公安局工作。还常见他吗?”

小骡子说:“他官儿大啦。忙得厉害,见不着啦!”说着,向四外看看,他觉得这个家,摆设有点变化,那些最值钱最吸引人的东西